



日知錄

15  
570  
2



1 5  
20  
570  
2



日知錄集釋卷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  
原注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鯀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閻氏曰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為其失事正也陳澧注曰不因避諱而改行也語蓋恐有誤于承事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顧氏曰虞夏時亦未有諱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允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

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  
皆號以代其名原注自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原注  
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  
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原注武庚亦是號祿父乃  
名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原注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  
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  
也原注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  
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  
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諡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  
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  
而無號自商以下寢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諡

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諡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  
有諡而十干之號不立原注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  
商人之稱陸淳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諡者少其後乃皆有諡然王季以上不追諡  
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  
所以爲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  
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  
以爲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  
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  
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為先後之  
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  
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原注儀禮  
昏禮三族  
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禮記杜元凱乃  
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  
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  
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汝成案非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  
今本作并  
原注左氏桓公六年傳注楊氏曰杜氏之所以異于孔鄭  
者以傳文云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五教注既云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矣則九族更不得就一本言之所謂言各  
有常也汝成案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  
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昆弟適人  
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  
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為父姓為一族  
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  
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此小異者以鄭駁  
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簡去其母惟取其子大既

以為異姓有屬者而仍數五屬之內為一族則不辭若無  
姑或無姊妹無女子子則九族不備皆理之不可通者  
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  
且九族之為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  
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  
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原注凡十三公內除同世者四公  
沈氏曰左傳所言蓋氏族之族也  
不謂顧氏乃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  
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  
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  
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  
此在元宗之時已有七族原注中睿二宗同為一世沈氏  
曰六典所言乃同宗之族也  
此證九族恐未精細若其歷世滋多則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

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

原注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

前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

又孔氏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

年不知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

兄弟亦親盡無服恐不在九族之列如後魏國子博士李劼之所謂壽有長

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

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在慶元為

高叔祖其明證矣

原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晰年近五十收其世次於孝宗為昆弟而相距固治之元已一百八十年

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

元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

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

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

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

原注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

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

之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

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

已祖視之則為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

已之曾元是所謂以五為九也陳氏禮書曰已之所親以

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

元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

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

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

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原注適孫傳重

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為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總麻

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

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

楊氏曰世叔宜云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原注

世叔叔父下同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為期其服同於子

父之兄弟進而為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戚兄弟

懷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沈氏曰此下宜增故服大功

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

之兄弟小功沈氏曰此下宜增曾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

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為從大功同

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總麻此發兄弟而旁殺

者也父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

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總麻此發

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

總麻沈氏曰此下宜增兄此發孫而旁殺者也沈氏曰族

祖而旁殺者也固宜增入曾祖兄弟總麻發會祖而旁殺

者也兄弟曾孫總麻發會孫而旁殺者也宜自為兩段至

高祖兄弟無服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

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

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

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

矣汝成案先生所云從世叔即喪服小功章從祖父母族

世叔即總麻章族父母沈氏此注既乖服術又舛出云

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堦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閒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者貨也

原注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貨索隱

日家語 貨作化 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般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微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 原注左傳文八年 皆可歌也 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慍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慍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 中江今之吳淞江也 原注東迤北會 石曰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原注 等湖

璞說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為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為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為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入海即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為一未嘗分一為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游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固為江地理志指松郡為南江永陽江荆谿諸水為中江大江為北江地理志引以證傳而司馬貞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之此與書傳所言荆公亦取其說但其所引以證傳而司馬貞之此與書傳所言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淮阜間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入海而大經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原之原非也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云三之中江在洪時原非也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云三之一江既塞是地也北江者非也南江則自牛渚上石城分為二其一縣為長瀆歷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關焉不知桐水今之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關焉不知桐水今之



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東  
廣而南江出焉上為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肅  
則為南江之水總之與禹貢不為南江道元欲援水經以  
為曲傳之總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居其中則鄭康成  
書注左合漢為北江然其說頗與合岷居其中則鄭康成  
魏王泰括地志謂三江俱會彭蠡為南江岷居其中則鄭  
一江則仍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荆  
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荆  
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大江至東北為南江至徐州分九  
此一本漢志舊注岷山為大江至東北為南江至徐州分九  
江一原而三目今載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  
仍委一江非三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注說文宗之但此  
之禮疏龔孔鄭之說而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為一東至  
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分南幾見江漢之分  
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南者則周禮疏之說亦  
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注者則周禮疏之說亦  
出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經注者則周禮疏之說亦  
求三江水于下流禹貢之說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

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委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况  
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荆而紀之揚山  
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一三江是固  
北江出曼山其中松江高山之語是又東經之三江也  
信之尤者曼山其以松江高山之語是又東經之三江也  
州東南三十里名松江口東江口一江口西言上之者張守節謂在蘇  
松江古笠澤江一江口東江口一江口西言上之者張守節謂在蘇  
日東揚都賦注而庚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木  
仲初揚都賦注而庚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木  
蠡乘舟出三其口而水經所云奇分者陸德明所謂引  
之守節始主其說而薛季龍所云奇分者陸德明所謂引  
據諸書皆云三其口而水經所云奇分者陸德明所謂引  
倦故孔仲達已非江口而水經所云奇分者陸德明所謂引  
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吳婁江入海揚都賦注則  
屬一江而東婁江至彭蠡分三道大抵吳縣入海安得其水  
氏志謂東婁江至彭蠡分三道大抵吳縣入海安得其水  
而大則更從松陵入海而松江乃從吳縣入海安得其水  
入言則更從松陵入海而松江乃從吳縣入海安得其水  
蠡也則更從松陵入海而松江乃從吳縣入海安得其水  
子嘗泛舟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者吳縣入海安得其水  
笠澤意者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者吳縣入海安得其水  
失記張氏原注而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

太湖之下三江一說有二一謂吳松江其一耳則亦疑松江是  
 南婁江之北東江一謂三江而究之別有江浙及松江浦陽江為三  
 江欲為之辭而不足也若舉彭蠡于吳松江南及松江浦陽江為三  
 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吳松江南及松江浦陽江為三  
 江返春秋以浦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浦江不流耳或且祖吳  
 越春永興之浦江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浦江不流耳或且祖吳  
 而刺江并浦不能與浦並大江為三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  
 可乎惟水經河水與浦並大江為三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  
 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為郭景純之言蓋揚州東南各雄一方為  
 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各雄一方為  
 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  
 上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國語范蠡曰吳與我善乎蔡  
 吳越之境為二國所必涉中非岷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  
 傳揚州水之大者莫若揚子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  
 在揚州水之大者莫若揚子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  
 下何舍大江而遠錄湖之水從鄭孔諸家所謂中  
 不合明矣况岷江入則彭蠡之水從鄭孔諸家所謂中  
 江北南江者已該之浙江入則諸水從鄭孔諸家所謂中  
 家所謂松江東江已該之浙江入則諸水從鄭孔諸家所謂中

矣章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刻江者已該之蓋舉三大望  
 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  
 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徂東黃魚梁謂之吳淞江  
 陳沙謂之揚子而謂之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入禹迹無改是  
 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入禹迹無改是  
 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入禹迹無改是  
 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江祇一瀆耳不應既入禹迹無改是  
 況自南康至海千五百里不得專屬荆也試以禹貢書法  
 言之淮南惟揚海岱及淮惟徐也倘謂著禹貢書法  
 不于公之海惟揚海岱及淮惟徐也倘謂著禹貢書法  
 侯于會稽在他所則後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倘謂著禹貢書法  
 江之列不稽在攝則後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倘謂著禹貢書法  
 州之功少故略之耳若顧寧人之疑其不于導水者或揚  
 施功之少故略之耳若顧寧人之疑其不于導水者或揚  
 即景純所謂三略之耳若顧寧人之疑其不于導水者或揚  
 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况經文以江明指大儒固城等湖  
 附會也若胡肅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  
 江以分江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江浙之水發安慶至貴池  
 蕪湖水東至陽羨而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北入江者既  
 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攷分江之水發安慶至貴池  
 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海者安得復言江北入江者既  
 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北入江者既



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於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  
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於漢曰東匯澤為中江入於海  
為北江入於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於海  
則自湖口而下分為三三而始不以行南道者為南江行北道者  
言江過湖口實分為三而始不以行南道者為南江行北道者  
論也北江行中道者為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  
縣南考之石城縣分自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  
海者為北江自石城縣分自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  
丹陽為北江自石城縣分自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  
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入海入海入海入海入海入海入海入海  
江水自石城縣分自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  
吳縣南入海也餘吳縣南入海也餘吳縣南入海也餘吳縣南入海也  
杭錢塘諸縣南入海也餘吳縣南入海也餘吳縣南入海也餘吳縣南入海也  
以孟堅志南江入海也餘吳縣南入海也餘吳縣南入海也餘吳縣南入海也  
附記不詳中江所經而今尚有其迹自揚州密築五堰以  
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縣分自沙羨縣北南入於江  
而會具區故鄧道元以南江即合于江自浦陽江之分  
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溪為中江即合于江自浦陽江之分  
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三江而為海

一矣王氏曰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  
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  
銀林堰在深水縣東南一百里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  
長九里又五里曰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  
為上下二堰通名東堰據此似東堰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  
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  
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  
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東至以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  
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即今通州入海之大江  
者也二孔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即與揚州三江無涉  
而北中之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即與揚州三江無涉  
東二孔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即與揚州三江無涉  
為三共入震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皆入震澤者而乃云江分  
三索隱誤同再震澤而遂以漢志三江皆入震澤者而乃云江分  
中江即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深陽之永陽江宜興  
之荆溪西連固城石口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  
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荊溪震澤金陵姑孰廣德  
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

春秋時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  
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期伐吳及  
桐泗皆由此道自是江湖始通河渠書東方則通溝廬所  
之開胥溪也而後世誤以爲禹迹知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  
漢志南江中而後世誤以爲禹迹知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  
與禹貢三江無涉矣而又有分無涉又曰漢志南江中而後  
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條分江二  
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  
出也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海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  
山谿無勞疏鑿且與大江中隔重巒障斷無相通之事  
說文水部漸字注云水出丹陽縣南漸水一水漸字注之  
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丹陽縣南漸水一水漸字注之  
江水當作漸水若稽山陰爲丹陽縣南漸水一水漸字注之  
萬無此理若所云分江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漢石  
城廢縣今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  
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皆  
巖壑蔽虧此水安得越而東至餘姚以入海此當屬疑乃  
水經泗水一篇云泗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  
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泗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  
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爾漢志

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酈注則遂目爲南江  
并榜郭璞岷江以附會一江分爲三目其說云南江東與  
江強相貫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爲三目其說云南江東與  
貴長池水合派東北爲長濱東注于其區謂之五湖口此下  
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里分爲三派北江  
爲三江攷石城分江名貴日則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  
池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日則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  
合分江水而東者卽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爲南江以  
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本承太湖何以見其上承分江其  
別派又何緣更從餘姚入海乃酈氏解爲南江自五湖口  
東歷今烏程餘姚合浙江入海試思今諸暨南餘姚西北  
浙與浦陽江同人海者自是漸江一禹貢該括眾流無獨  
派乃黟歙下流與貴池以下何涉乎禹貢該括眾流無獨  
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  
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  
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  
文而其說始紛紜矣原注程大昌曰弱水既西涇屬漕泗必謂既之一語爲起下文則弱水未

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頤之論沈氏曰便是  
既之一語非起下文而底之一字實緣上文也必執一而  
論則固矣且三危既宅三苗不敘豈非相蒙之文乎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  
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  
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原注春秋傳  
言允姓之姦  
居於瓜州蓋古者後之鄙儒請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  
矣汝成案國語皇天嘉之非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  
因生賜姓古惟黃帝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四母所生為十  
二姓惟古帝神靈能別知異德故一母之子有錫數姓堯  
舜時雖有賜姓不過因前世之姓而命之有夏有呂皆以  
國氏也三王知其不能行故為立宗之法若後世而欲錫  
姓則漢劉唐李顧口比法乎至云朔漠之姓雜于諸夏則  
似以元魏之改姓為非兩無處矣先生徒以帝王之後裔

子庶人遂感慨及此自是偏激詞也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為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  
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為國屏翰羿何  
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  
屏周原注杜氏解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而少康  
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少康  
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  
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  
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為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維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圯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元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縱欲不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眾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為興復之計者其念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

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

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原注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原注在今濰縣

而相遂滅原注左傳哀元年乃處澆於過原注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

於戈原注杜氏解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原注襄四年其時靡奔有鬲原注今在

德平縣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原注今在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

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

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為力矣

原注竹書謂太康元年即居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

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楊氏曰楚辭本意蓋謂淮南子女

媯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

曰原注桓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原注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為說

**允征**

義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與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緇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禘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禘湯於廟也原注非禘者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王而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

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楊氏曰十二月商正月也

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祔即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即位矣原注如魯成公以八月薨十二月葬襄公以明年正月即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未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即位殷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樞前即位為後代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  
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  
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爲少師  
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  
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大師疵少師彊抱其  
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原注周本紀漢  
書古今人表亦有  
大師疵少師彊楊氏曰古今人表以犖于繚皆作紂之樂  
官董江都說亦如此若微子不歸周金仁山辨之極正沈  
氏曰宋微子世家曰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  
于軍門則後儒亦本于史記而太史公之傳聞有異同也  
殷紂之所以亡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  
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  
紂之爲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斲脛蓋齊  
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  
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  
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  
不立者矣原注史記燕王喜遺樂問書曰  
紂之時民志不入獄囚自出卽以中主守之  
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  
文宣之惡未必滅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  
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惛  
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

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  
伐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為窮源之論也汝成案亭林痛  
壞故發憤言之其實而酒逞威國法蕩然皆不仁也不  
明季之典章廢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得謂非窮源之論

###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  
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  
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原注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  
注虛讀為墟謂殺武庚遷殷頑民  
於維邑朝  
歌為墟也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  
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  
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

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原注蔡  
仲之命

曰乃致辟管叔於商  
武庚未殺猶謂之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

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弑其君者於此可見矣

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

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

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

原注高誘淮南子注曰天子不  
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

不願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

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封其遺允蓋不以畔逆

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



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  
 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閻  
 曰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為殷之庶  
 民矣則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  
 將其醜類以法剔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一  
 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尚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  
 獨為民族而分於康叔者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  
 其為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  
 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為讎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  
 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  
 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

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惘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  
 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  
 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  
 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為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  
 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  
 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  
 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  
 稱我小國以天下為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  
 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  
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  
爾眾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  
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  
邪原注蔡氏曰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  
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蓋已  
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楊氏曰  
世讎言乃祖乃父罹其凶虐非并其先世而讎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  
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  
眾者也原注左傳昭七年衛史朝之言曰後襲  
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

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  
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  
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紆曲楊氏曰蔡傳因下  
有今朕必往爲義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  
至也原注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爲出廟入廟皆  
步行今按書言步自周則不但於廟也雍錄以爲步  
行二十五里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  
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原注皇帝輦出房見於漢書叔  
孫通傳乃秦儀也沈氏曰西河

毛氏經問云字書輦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字以二夫行車爲形而義即因之考雜記有士喪與天子同者三一是乘人又周禮中車下王后有五路一是輦車以人挽之此非古車不用人可知也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麾之

機原注枚乘七發本此作蹶痿之機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

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

周輝清波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膝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一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郎曰追王大王王季不追論繫王迹所起實則商之諸侯也必尊文王爲太祖則不以于商先王之統明矣楊氏曰據中庸本文亦只是周公所定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之禮如此不必是武王身後也

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

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

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沈氏曰陳諒直云武王受命之日年已垂暮周公以母弟而爲相一代制作皆出其手故以成德歸之中庸之意元不指踐阼以後後人自誤

會其指耳 縣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沈成案詩疏云後世稱前

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詩人追頌多侈尊號然或意別始終則辭分文質未可以此疑文之稱王在追王前也又攷詩禮記疏多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而

冲遠書疏又言文王斷虞芮訟後改稱元年文王既未稱  
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云云若然則虞  
芮質成文尙未正王號大傳之言不爲失也蓋追王之禮  
斷自武王至周公追王云者此是以天子禮改葬太王王  
季非上尊號也先生及莊侍郎前說亦未區別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  
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  
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  
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  
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原注疑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  
文王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  
載木主號爲  
文王東伐紂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  
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

論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楊氏曰極五行五事八政之屬  
該以人倫略無遺漏故曰達道

### 龜從筮逆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爲主周  
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  
卽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  
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  
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原注  
左傳  
晉獻公將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  
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  
去初旣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是終未去初旣遠推尋  
事數始能求象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  
故以爲短也

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原注舊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眾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徐鴻博曰魯世家人或譖周公奔楚尾樂水鬻其墓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左傳十三年迂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必非遠涉東都也莊大令曰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書大傳曰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腆於酒而興與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曰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爲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爲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其稽我古人之德



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祇  
適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耆成人又別求  
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  
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  
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  
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曰  
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  
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燹戒明王之  
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  
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薦之歌亦能以謬諤爲珠璣以仁賢  
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  
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彌互數里靚妝鮮服和  
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剝  
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  
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觀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為天子而殷為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

汝成案王會之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先生注稱為元儒者誤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

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

原注元儒王柏論亦

同此但更置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

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

其君是也

原注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

既克而成王踐奄

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

原注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尙未遷殷而王已踐奄矣

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

於篇之先後而強為之說

原注至于再至于三當從蔡氏說

###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為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為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及浙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

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寢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匡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趙氏曰隋書劉炫對牛匡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然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未流澆薄貪緣賄賂之風必甚卽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以致成黨援門戶背公向私者比比也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  
原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  
足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

古人穴居主穿土為穴以居人也

原注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此語必有所本

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

家室今河東之人尚多有穴居者

原注今人謂窯即古陶字莊子言逃虛空虛空

即今人所謂冷窯也

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為九

官之首

### 顧命

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

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為可

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

原注不言墳禮知是闕文豈有親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

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乎

而狄設黼展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

誥原注伏生本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篇

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

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古

之人君於即位之禮重矣故即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

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為君春秋之於魯公

即位則書不即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

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為繼體之主而史錄

其儀文訓告以為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

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

周卒哭而耐而今日諸侯出廟門侯是已耐之後也

原注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大

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

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

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

原注蘇氏亦知其不通或以為問疾之諸侯

禮也以宗廟為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

盡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

商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祇見厥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

原注漢書孝文紀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於高廟蓋猶循此制楊氏曰觀

孝文十月則知商十二月矣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

楊氏曰堯老舜攝義自明天下可以無君之說殆非

自狄設黼展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羣臣

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亡之

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自王出在應門

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

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

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

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即位

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也

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為尙有關文洛誥戊

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月日

而王不書金氏以為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  
 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賓牟賈言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疑鳳氏  
 子諸侯在喪即位有定外治朝之君臣天子諸侯出在應  
 門之內應門之內即路門於此所以示臣民之有君定眾志  
 治朝日視天子如朝是諸侯亦然故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  
 杜豨萌也天子在路門外庭亦然故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  
 中諸侯避天子之在路門外庭亦然故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  
 左南鄉此即天子之在路門外庭亦然故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  
 一篇天子七日而殯諸事不數死日故七日申殯西  
 日大以也而斂諸事不數死日故七日申殯西  
 為殯明也而斂諸事不數死日故七日申殯西  
 明公之喪至自乾侯而殯諸事不數死日故七日申殯西  
 于壬戌者然故丁卯殯而公即位於喪至自乾侯而殯諸事不數死日故七日申殯西  
 注曰諸侯五日而殯諸事不數死日故七日申殯西  
 後世謂之臨朝所謂示臣民之有君位者如伊訓而曰奉嗣王祇見  
 推此即位之期一諸侯也自偽伊訓而曰奉嗣王祇見  
 文又襲太保畢公率諸侯入應門之典而曰奉嗣王祇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似即位必先見祖不知格文祖者舜  
 已終喪終喪親政固宜見廟者胡文定春秋傳九峰書  
 與見祖不聯文似即位必于廟者胡文定春秋傳九峰書  
 傳本之不知也即位必于廟者胡文定春秋傳九峰書  
 無在廟之不知也即位必于廟者胡文定春秋傳九峰書  
 謂諸侯踰年即位也公羊以春秋元年正月書即位者七公遂  
 年正月公即位也公羊以春秋元年正月書即位者七公遂  
 常耳蓋桓公即位者皆疑也始桓而位不書即位者七公遂  
 十位之禮經書之志變也回以探而志至位者七公遂  
 至正月耳且春秋長歷也回以探而志至位者七公遂  
 薨傳曰子般君即位而葬元有康王賊子般有明文莊公八月  
 成公卒傳曰昭公即位而葬元有康王賊子般有明文莊公八月  
 昭公卒傳曰昭公即位而葬元有康王賊子般有明文莊公八月  
 莊公卒傳曰昭公即位而葬元有康王賊子般有明文莊公八月  
 必即位于桓公八年閏四月喪至後六日故隱公即位者七公遂  
 年正月公即位也公羊以春秋元年正月書即位者七公遂  
 日亂日公出者左氏似亦據元各釋其故曰攝隱公即位者七公遂  
 典從而為之辭而不知適與子般宋昭未踰年明言者為  
 者自相矛盾也夫天子諸侯在喪即位者七公遂  
 是惟顧命之誥不幾倒置耶胡氏自古嗣君受顧命之  
 顧命康王之誥不幾倒置耶胡氏自古嗣君受顧命之

禮僅見于書之成康蘇氏謂冕服非禮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夫朝廷典禮當直舉本義雜取他文以意通之非也以喪服嗣實位理所必無麻冕黼裳天子祭服與袞冕不同麻冕蟻裳亦非純用祭服故注云無事於奠祝故不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此非倉猝所定或古來相承如此耳大行初喪以主喪之日無君又不可遠行即位之禮嗣王定位于初喪以主喪之位定其為君天子無答諸侯拜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御王冊命則答拜觀見諸侯不在喪次而亦答拜且對其臣稱名皆非常朝比也至列國大夫欲以弔喪而因見新君則去既殯即位已久故叔向以喪禮未畢距之與此不同也汝成案公羊傳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此語必有本天子七日而殯自此書云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供饋塗也所以殯也自此以下受冊命于大行柩前即出見諸侯于治朝然後反而成服皆癸酉日事于柩前禮意無不協者既殯而後衰麻殯時尙服元端但髻髮腰經耳無脫衰襲吉之嫌也

矯虔

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刀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

昭曰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懇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鉄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棊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

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胡氏曰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人心者也王道大明作福作災於己取之蓋無所事於神矣道之不明理不可信不救於神以意外之禍愚民小夫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劇盜頓首像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度九黎亂德之世大禮典此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褒褒姒五年王世子宜曰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原注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鄆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鄆子立宜曰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維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

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原注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替之而建王嗣杜氏以攜王為伯服蓋失之不攷楊氏曰觀左傳後序則成侯已見竹書但不甚信之耳並非失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原注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於維邑而復使周人為之戍申原注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二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偏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為能得當



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

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原注葛藟詩序謂平

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傳三平王東

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

之此之辭盤庚遷于般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

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

東保於維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頏

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

原注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汝成案春秋起平王末年而託始于讓位之隱或亦有微意歟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

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原注邵子說小之乎知聖人

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為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

文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

柄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穎原注曰秦之興始於孝公

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

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原注自獲麟之歲以

至始皇滅六國并天下二百六十年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

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

近於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甘誓天子之事也允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

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尙書

彼成案原注師古曰中者云云考志無此注當是儒林傳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誤文

漢時尙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原注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尙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原注內泰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

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

六篇

原注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

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

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

原注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

校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牽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

百有餘脫字數十

原注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卽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未

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

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

原注言此爲最多者明張霸加之以百二篇爲僞

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

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

子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

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原注傳未立言平帝時立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劉歆為國師璜暉等

皆貴顯原注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太又曰世所傳百

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原注或

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

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

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

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原注賈逵

古文尚書詔逵選歐陽大小夏侯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

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

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

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

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攷矣錢氏曰杜林及賈

文即安國真古文但非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

詰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

書原注言參用今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

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原注又

范甯李容姜道成注古文開元之時尙有其書而未嘗亡

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

傳之二十八原注一堯典并舜典慎微以下為一篇二皇

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  
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  
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  
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為一篇二  
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  
二十九原注孔氏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  
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馬  
未民有得泰誓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  
言二十九篇者內故為史總之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  
析其實得時不與且非今之泰誓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  
伏生所傳同也其所謂得多少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  
鄭元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  
無所說原注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  
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  
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

衡亦云伏生抱百篇藏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  
十餘篇而偽孔安國序稱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朱文  
公亦承其誤以大背漢人之言蓋誤會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  
女非本教錯以爲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  
義氏有古文亦或即是大傳也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  
今文蓋在孔壁科斗書既出之後後漢劉向既以別於古且秦時  
改篆用隸諸儒或以寫經之便後漢劉向既以別於古且秦時  
三家經文脫簡脫字以寫經之便後漢劉向既以別於古且秦時  
賈逵經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異後漢劉向既以別於古且秦時  
文隋經籍志稱馬鄭所傳尚書之異後漢劉向既以別於古且秦時  
馬鄭所注雖止稱馬鄭所傳尚書之異後漢劉向既以別於古且秦時  
謂此爲今文者以或於偽古文也一日古文尚書而唐孔氏壁  
中所出古文尚書增多十六篇合於伏生受之張恭祖并序  
其本較伏生書多者竹帛異施篇卷同耳故藝文志云古序  
爲四十六篇而班固自注爲五十七篇者內分盤庚泰誓  
各爲三顧命爲二九共爲九除序數之五十八武成後亡  
故云五十七篇也古文增爲九除序數之五十八武成後亡  
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稱爲逸林傳稱司馬  
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

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為不見古文或云孔穎達引束皙稱孔子壁中書將始宅般隋經籍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又載有徐邈撰古尚書音一卷陸德明稱永嘉喪亂所遺文僅見王充論衡有云伊尹死大霧也乃黜其書今遺文僅見王充論衡有云伊尹死大霧是日孔穎達誤以古文為二十四篇為張霸偽書又以為鄭氏所引五征厥篚元黃為是張霸書詞可謂以不狂為狂鄭氏所自魏晉以來未見稱述蓋亡於漢也一日晉元帝時梅賾所上尚書孔傳五十八篇引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妄稱鄭冲所傳古文齊姚方與又獻舜典有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隋劉焯取而列諸本第始或格於朝議或不於河洛至孔穎達為偽傳誤正義而鄭注漸微其時孔壁古文久亡遂無能辨其真偽故劉知幾史通稱姚方與采馬王南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議咸以為非北史儒林傳稱鄭康成隋經籍志有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今考梅賾書數與古不相應采會書傳又多舛錯大異史遷所從孔安國問故之文與顯赫者難更僕若充征之以人名為國旅焚之以酉豪為夫尤可怪也伏生二十九篇本文存此書中亦或刪改如二十有八載下改放勳

為帝字說文引周書遽以記之今為虞書帝曰毋若丹朱傲禹曰予娶塗山云云皆脫帝曰禹曰曠有孟子董仲舒書史記漢書論衡可証耳偽古文尚書宋吳棫朱文公嘗疑之當時不能博考以証其偽近世闕若疎惠棟互加考證別黑白而箴膏肓學者始知偽孔傳之非真古文矣尚書一厄於秦火則百篇為二十九再厄於建武而亡武成三厄於永嘉則眾家書及古文盡亡四厄於梅賾則以偽亂真而鄭學微五厄於孔穎達則以是為非而馬鄭之注亡於宋六厄於唐開元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并偽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厄於宋開寶中李鄂刪定釋文則并陸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孫氏曰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也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意古人蓋以二典為虞書大禹謨以下為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趙氏曰案孟子咸邱蒙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遐密八音孟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為堯典則此明是

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況史記堯本紀直  
至禪位後二十八人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  
巡狩封山濬川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  
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  
本之作堯紀如此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于釐降二女而  
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姚氏曰據史記以遏密八音以上  
為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為舜典文氣仍是割裂經文直敘  
舜事無容中畫也蓋別有舜典而今亡之不必分截以足  
之左氏傳莊公八年引臯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  
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  
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  
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  
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眾非元  
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  
書者贅矣原注正義言馬融鄭冠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則記此書者

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  
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  
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  
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  
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趙氏曰左傳稱為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孔子刪定題為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于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于宋而謂之唐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臯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  
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侯一時之事也序分為  
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  
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因其言魯也曰命以伯  
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  
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  
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  
伯禽爲書名伯禽之命尤爲切當今錄其說錢氏曰序林  
不信書序然  
可廢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藝  
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  
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  
盡信也

### 豐熙僞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  
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  
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  
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  
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原注鄭人言出其子坊僞  
誤又有子貢詩傳後儒往  
往惑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

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氏為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會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宋咸平中日本僧裔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尙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

洪範皆謂之商書原注文公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人所說故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原注孔安國傳道岍及岐即云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別無異文史記夏本紀亦先九州而後道山道水五子之歌為人上者柰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尙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原注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爲逸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爲逸書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



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譌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原注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爲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

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安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

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

人原注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

况聖人乎自慶厓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尤征顧命不難於議而今且

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

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

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原注近有謂得朝鮮本尙書於洪

元王暉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禮來朝宴於中書

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尙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

書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僞譌也漢東萊張霸僞造尙書百二篇以中書

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

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僞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

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日知錄集釋卷二終

日知錄集釋卷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

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詩譜小雅

入篇為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

之後而謂之風鳴鴉以下六篇之附於幽而亦謂之幽六

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

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原注釋文曰從六月

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十四篇前儒申公

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

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

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

日知錄集釋卷三

一

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祭之卒章是也全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也是以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何古者四夷之請觀於周樂而天子之庭況列國之風乎林於是乎失言况變風亦概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雞鳴汝成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汝成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毛公十月章箋云刺厲王正用魯詩說見漢書谷永傳注則申毛云者當是伸毛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之義非申公毛公也

淫志宋晉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

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日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無國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之非而已愚所見十五詩無國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之非而已愚所見十五篇無十七篇陳氏曰二南雅頌之名之非而已愚所見十五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樂則飲三國繼二南之後周禮籥章迎寒暑則飲陶詩祈年則飲爾雅祭蜡則飲幽頌大戴投壺禮稱可歌者入篇則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幽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說耳蘇氏釋鼓鍾篇以雅以南誤以為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耳蘇氏釋鼓鍾篇以雅以南誤以雅鼓鍾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境內非得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爲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以對之言國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爲風一而已且季札聞邶詩衛則云是其衛風間齊則云泱泱于大風風之名較然著矣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作歌日候人猗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名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

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况呂覽豈傳信  
之書耶又曰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  
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  
同也王制曰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時不同也故敘詩者止言作詩之  
意其用為何樂則弗及焉即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  
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為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  
敘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無煩敘  
詩者之贅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  
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為燕享通用或以為祭畢而  
燕或以為受釐陳戒俱以詩之相似億度而為之說殊不  
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  
通考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  
廟何嘗以其詞哉況舍詩而徵樂亦異乎古人之詩教矣  
朱子嘗論其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為樂而作斯  
語甚當及傳詩則傳會樂章以立義與已說相違不可解  
也汝成案陳氏雅南說云文王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為南  
夷樂左傳南籥杜氏以為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  
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雅以南朱維注引韓詩云南夷之樂  
日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南和於雅又言毛詩無殊任朱離  
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既同而齊魯詩復列  
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為南夷古義皆然則程氏說益無据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幽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

原注據周禮籥章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為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

此詩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

擲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楊氏曰泰之云詩之

有風其原誤于左氏荀氏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

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

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

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

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

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鷄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弒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原注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黃氏曰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破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

雅音失之矣

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錢氏曰四朝聞見錄云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

陸子靜門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何彼穠矣

錢徵士曰傳穠猶戎戎也按說文穠衣厚自引此詩石經同韓詩作莪按說文無莪字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

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

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

何原注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君

必居一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於此矣

為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原注

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

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

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

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

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

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

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鍾之卒

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簡南籥文王世子所謂  
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  
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  
衰矣麥禾之取孺葛之戰幾無以合於兄弟之國且莊王  
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  
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媾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  
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  
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  
書劉夏逆王后于齊  
亦此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  
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  
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

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

原注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  
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

也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

庸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卽唐人爲如主碑文亦多有譽其

姿色者

原注洪氏棟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  
女咸高賢姣麗漢魏間人作已如此

豈若宋代

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媾王道  
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  
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  
稱而民間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  
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  
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嚮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





三人蓋待以容禮使為方伯遵用商之舊制使其弟為之  
監非曰勝國餘孽必監之以防其蠢動也迨成王立三叔  
及武庚畔周公不得已而東征于是殷之國土命康叔及  
中旋父尹之後乃悉封康叔詩譜謂武庚誅後更建此三  
國以康叔為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不然也左傳李  
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以邶鄘屬之康叔則康叔時已有邶鄘可知聖  
人于變風首列此者見此三地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  
之封所以著武王周公之于此殷大公至正無私天下之心  
無如武庚三叔變而不善淪胥以亡此所以名寓其義而  
即以風示後之不靖者又曰殷商以前河內無衛名衛本  
殷之封國姚姓故字其地在觀商以前河內無衛名衛本  
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命百弁以虎賁伐衛  
滅之見周書世俘篇始邑管叔于此故周書曰建管叔于  
東蓋殷畿千里凡在東河以外者通謂之東周公踐殷降  
辟三叔始命康叔字于殷墟名曰衛自是河內始有衛名  
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  
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  
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原注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  
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為王齊詩以

為衛則知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攷之左氏傳襄公  
新序黍離衛宣公之子壽閱其兄而作二十九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  
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  
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  
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  
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原注  
若據  
漢書言遷邶鄘之民於維邑則成王之世已無邶鄘魏源  
曰左氏載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三名一實連而不分視為之  
歌唐為之歌魏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邶鄘衛之不可分猶  
曰殷商曰荆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威儀之語以  
為衛詩毛公分一國為三蓋徒因簡編過大而未念其名

實之不相符此異左傳者一也劉向新序以黍離為衛壽  
閔見則知魯詩必列於衛風而不列入王風之首矣鄭儀  
膏旨述何彼穠矣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則是東周平王  
之詩而不當次諸二南之後矣此異三家者二也國風之  
例凡采風觀民各從其所得之地不從其所詠之人故木  
瓜衛人美齊桓則繫諸衛衛齊人刺魯莊則繫之齊乃  
繼衣為周人美鄭武公為卿士之詩何以不繫之王而繫  
之鄭考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雷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  
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雷莊公死祭仲將往省于雷云  
云此即鄭桓公寄孥與賄于鄆而得祭仲將以雷為下邑  
而王風邱桓公為麻彼雷子嗟之詩所為作也邱中與縑衣  
之詩皆鄭桓公為王朝卿士時小惠要結周民說而歌之  
既皆畿內民風自當同列王風之末故魯詩以大車為哀  
息君之詩正以鄭息同為畿內之國故與其為周人所詠  
之詩同殿乎王風毛以邱中縑衣二詩一繫之王一繫之  
鄭既乖民風各繫本國之例且因此遂并大車邱中有麻  
之詩凡為周民詠鄭息者皆不知所措何事離  
之兩傷較然明矣此異於魯詩公羊者三也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  
之作檜原注左傳作鄆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

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末亡之日乎原注曰誰將西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為

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為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為

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

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原注止齋

集答黃文叔書以為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

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為邶

鄘衛也汝成案三詩皆言衛事故班氏謂之同風其不當

前存前代後也與雷氏言正合若然則康叔既封猶標其地是初為三國非三監明矣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

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

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

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

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

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

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與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賸而為姪姊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為小君而能謙以下其眾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姊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

事謂之王事

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與哭而服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濟于西

錢徵士曰傳濟升也案許未重不收濟字齊當為躋躋升釋文彼作陞俗字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輝注以濟為虹是也

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原注其雨者雨也

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

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

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

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原注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馬永卿述

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

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

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原注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誤矣李文貞曰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世道一風同無間中外其後采諸列國者歸其本部則鄆以下是畿內所得者附於雅則有小雅中謠詠諸詩故成康後畿內無風蓋俗化既散不能比於二南又不可別自為部故歸之雅及乎既東則巡守不行而列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太師猶舉舊職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別者以此至其晚歲則并此內之東遷風雅亦僅止于平王故孟子曰詩亡春秋作先儒惑於詩亡之義乃以雅為西風為東而有降黍離於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誰則降之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肯降周雅為風乎汝成案康成云其詩不能復故反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曰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又釋鄭志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義亦甚正惟譜次幽下則見轉一孔蓋名尊而實消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原注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

惟何彼穠矣為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

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

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

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

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

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

原注列女傳

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

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

原注說文繫傳

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

矣原注於文日夕為遐原注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

者乎原注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

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原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原注晉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

詩微也若乃號鄗皆為鄭滅而號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幽

自周南至幽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幽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幽此非太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猷幽詩祈年於田祖則猷幽雅祭蜡則猷幽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原注謂籥章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猷竽笙填籥簫篪遠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眠瞭播鼗擊頌春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鳴鴉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和聲有不同爾

則皆附於幽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縱

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縱獻豳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棗棗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闈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譸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厲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原注見司馬法隨車而動

如足之腓也原注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

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

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原注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

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毀

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原注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

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

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

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

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為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

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

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

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

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變雅乎采芑



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原注正義曰名  
生於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  
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  
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  
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原注如韓奕一傳  
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  
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  
曲縣者始於朱子原注呂氏讀詩記而愚未敢信也古之  
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

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  
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  
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  
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  
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原注唐書原州  
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磷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  
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  
三年收復關隴歸治平高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  
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  
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  
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  
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

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原注漢武帝始開朔方郡

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于

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

洧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在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

為周之大原乎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漢閼澤延蔓太

日原蓋古人之通稱也全氏曰尚書大傳大而高平者謂

之太原春秋題辭高平曰太原故平涼亦有太原之名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

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原注十以黷

武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

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

內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二十三年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三十九年伐羌戎戰於干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

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畧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

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原注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嚴

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

結盟而入寇原注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蓋宣王之

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

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壓弧之謠皆適會其

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

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

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原注

竹書

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為之爾

莠言白丁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諛浪之辭不如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媒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注原壤齧如脣之詠宣於侍宴之餘原注郭舍人於是搖頭而舞八風原注祝連臂而歌萬歲原注閻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

臧孫紇見衛侯于邾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言也

皇父

錢徵士曰作都於向事在幽王六年見竹書紀年九域志同州有向城即此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原注左傳隱十一年解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郟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民望則皇父實為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鄙

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曰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汝成案曰者

數十百錢又云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是問卜者兼用錢粟矣此特偏引一語爾惠氏曰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精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卑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原注左氏襄公十年傳又

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貍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媼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原注韓非子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

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

錢徵士曰禮記中庸鄭注讀曰載謂生物也與箋異蓋三家說也亦作緯見漢書揚雄傳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為是言乎然而

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復諫矣

夸毗

天之方儕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

原注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

佞人足恭善為進退

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

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原注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疑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

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  
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  
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原注長慶集策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  
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眾  
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原注宋史本傳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  
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  
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  
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  
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原注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是  
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是  
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  
剛者

### 流言以對

疆禦多懟卽上章所云疆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  
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  
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  
解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表度之元勳而有  
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  
而怨詛興乎下矣卻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  
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荅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  
小人也可不慎哉汝成案明封疆動舊多傷於讒而卒以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皆由中朝奸邪之  
徒流言以對也

申伯

雷氏曰申爲方伯非伯爵嵩高之國章曰鉤膺濯  
濯惟金路有鉤膺上公九命所乘是受命爲方伯

明矣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

女為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原注竹書紀年

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幾而為楚所病成申之詩

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

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為楚縣矣原注左傳哀公十七二年言楚文王縣申

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

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

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原注即輶車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

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原注魏書地形志

韓侯城楊氏曰據水經注則周有兩韓國不可不辨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

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

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

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

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

燕眾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為司空掌  
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  
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  
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為此  
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原注大全載朱  
子之言亦以此  
為不可曉況其追其猶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  
謂韓上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  
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  
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  
今以水經注為定江氏曰梁山在韓城而燕地亦自有梁  
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  
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恆衛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

所奠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  
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雷氏曰路史謂韓於幽王之  
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  
失於北而遷於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韋昭謂韓於平  
王之世失國此則指其所遷之國近於禹貢之梁  
者韓之二國皆有梁山故鄭氏誤以遷國為封國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  
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  
為邑名焉原注左傳富辰言邾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  
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  
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  
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  
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今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  
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  
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原注孫  
疏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





牙爲司徒而幽王時番爲之鄭桓公亦爲之謂司空獨世  
屬召氏豈其然乎汝成案陳氏之說辨矣第既主王肅孫  
毓之說以燕爲燕國復云詩之韓城在今西安又主魯頌  
傳淮夷蠻貊謂淮夷行如蠻貊以訓此貊字義固當矣然  
同州去燕二千餘里獨以此賦功屬役誠乖理勢周公作  
洛是築王城五服咸至宜矣而康成猶言不見要服者以  
遠於役事而恒闕焉豈城此侯邑而惟勤是遠國至山甫  
城齊自鎬而往此是王命往城稽度教護非率鎬眾往也  
而云燕之與韓路亦相等外鑿甚矣故韓之先祖是武王  
之子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王肅曰今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有兩韓國也史記燕世家曰燕  
北迫蠻貊山海經曰貊國其地近燕則雷氏譏康成誤以  
遷國爲封國信矣然尚有疑者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師燕  
師城韓徐位山因日後蓋追述其先祖事非宣王之時別  
有燕師城韓若然鎬燕既近涿郡司空營度土功  
是以令役二地而括地志所云古韓國者似誤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  
營而後能爲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  
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  
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  
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覺  
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  
之不祥原注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  
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  
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  
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  
再拜之原注呂氏春秋書載箕子之言亦曰乃罔畏畏弗其耇長舊有位人自余所逮見  
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  
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  
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耇德也

駟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坳牧之盛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而有駮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  
功也吾未見廢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實始剪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剪商之事僖公  
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  
侈言之爾猶秦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  
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

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徐璠曰習鑿齒曰昔周人詠

棟曰爾雅勤勞也詩言太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功惠  
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按習氏之義証以雅訓及惠氏  
之解則知文王三分有二猶合六州之眾奉勤于商當太  
王之初基值殷宗之繼軌雖天佑岐周亦不得遽云剪商  
矣汝成案剪有數訓爾雅釋詁勤也釋言齊也見左傳杜  
注者則削也盡也毛傳于甘棠訓去于閔宮訓齊鄭訓斷  
惟勤義小異而郭氏無注本朝邵氏正義以為踐之通  
引踐修舊好不足踐禮為訓亦牽強其辭諸訓雖小有  
輕重大意則同詩書追原受命之本每有溢辭此亦靡有  
予遺之類不必深求也徒以朱子據以注論語為太王因

有翦商之志未免以詞害意又實之以商道淺衰周日強大又似未審時勢遂致諸家紛紜耳

元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雉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元鳥馭鳥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

楊氏曰簡狄吞卵非獨子長之說其來舊矣要毛公之說不可易

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陟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

原注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

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

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

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  
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  
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  
事皆欲紛更原注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也劉氏曰詩何  
著而宋風之使缺詩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之迹  
熄而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  
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  
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于邶鄘衛春秋之故宋也  
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  
諸夏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王也須以商  
爲殿者謂救周之文敝宜用殷之質也託夏于魯明繼周  
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文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  
義也王者損益因革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者于斯  
一質一文當殷之尚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  
通義也孔子序書特韞神情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  
失等百王知來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詩故  
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  
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而泮水  
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  
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原注汲冢周  
書伊尹朝獻  
商書附於王會解  
之後卽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  
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  
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  
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

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  
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  
作也而次於前原注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  
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  
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  
皆刺厲王之詩原注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  
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  
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  
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

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嚴太僕曰虞惇按亭林顧氏之說最為有見三百篇中前  
後世次錯迕者甚多如小雅常棣閔管蔡成王時詩也而在采薇出車之前靈臺民始附文王時詩也而在文王大  
明之後蓋經秦火簡編殘脫漢儒掇拾補綴厘兩存之未  
必皆孔氏之舊矣至於楚信南山八篇及黍苗一篇應  
從序陳古刺今之說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經  
文及史傳皆當作刺幽王非刺厲王之詩也

